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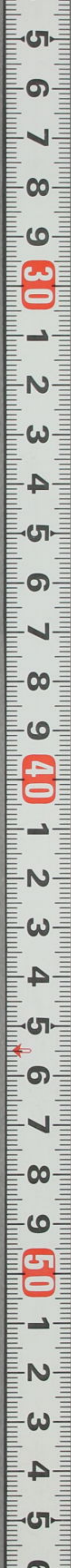
詩書古傳

詩

自  
卷  
至  
廿

17

服部文庫  
117  
162  
10





3117  
162  
10

詩書古傳卷第二十二



日本 信陽太宰純 輯

大雅

桑柔

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左氏傳文 公元年

詩書古傳

卷第二十二

大雅



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  
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  
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  
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  
患之有。左氏傳襄公三十一年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  
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  
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  
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  
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此  
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左氏

傳昭公二十四年

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鬪。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  
諫曰。不可。云詩曰。四牡騤騤。旗旒有翩。亂生不夷。靡  
國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不惕。所  
殘必多。其飾彌章。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况神乎。國語

詳見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



詩云。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  
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記禮

坊記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治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  
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  
誣持祿。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  
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  
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  
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

謂歟。晏子春秋

孟子曰。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  
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  
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離婁上篇

孟子曰。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  
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  
亡。詩云。其何能淑。載昏及溺。此之謂也。同上

墨子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矣。蓄祿不厚。則民不信  
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  
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為其臣賜哉。欲其事  
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子。鬱孰能執熱。鮮不用



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  
佐也。譬之猶執熟之有濯也。尚賢中篇。純按毛詩。予  
鬱作序爵。孰作誰。鮮作

逝。

荀子曰。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  
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惟君子為能得其所好。  
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  
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儒效  
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韓詩外傳。詳見  
小雅信南山。  
韓詩外傳曰。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  
以禮義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

遂。百意遂。則陰陽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  
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寧。如是而天  
道得。夫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  
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  
之。至于晦也。第五卷。毛  
詩蒸作烝。  
又曰。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  
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事。不可假乎哉。東  
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  
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  
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麀。前足



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蚤蚤距虛其性非能蚤  
 蚤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况萬乘  
 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  
 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則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  
 人兩瞽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窞則其幸也詩曰惟  
 彼不順往以蟲垢闇行也同上純按毛詩  
 往作征蟲作中

又曰福生於無為而患生於多欲知足然後富從之  
 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  
 不尊矣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  
 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

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桎紂之所以失其  
 位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同上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  
 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  
 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  
 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韓詩外傳  
 第六卷

韓詩外傳曰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  
 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第六卷

又曰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  
 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



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爲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於是改操

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爲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饑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爲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爲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



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踈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當年霸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為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同上

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劔。以死。

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同上

梁山崩。晉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而



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驚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同上

第八卷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者，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

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耗而賦歛無已。王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同上第十卷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同上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蒙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

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

同上。純按何謂

當作何為

韓詩外傳曰。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



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同上

漢書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然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

道。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宣元六王傳贊

亦天雲漢

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

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詳見小雅北山

春秋繁露曰。周宣王時。天下旱。歲惡甚。王憂之。其詩

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嗚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荐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珪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射下土。寧一我躬。宣王自以為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愈恐懼。有此災。而謹事天。天若不予。是家者。安得立為天子。立為天子者。天子是家。天子是家者。天使是家。天使是家者。是天之所予。天之所使也。天已予之。天已使之。其間不可以接天。何哉。故春秋凡議郊。未嘗譏君德不成於郊也。乃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



後逆於禮故必譏之

郊祀篇毛詩射作斲一作丁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

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說苑君道篇

崧高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云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



詩曰。高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禮記孔子

間居篇。清明以下。又見韓詩外傳第五卷。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祿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強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吳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

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為我求之。願為兄弟。請為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為兄弟。請為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



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為也。約已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絕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己者也。是厚於己而薄於君。猶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

翰。又曰。邦國若丕。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韓詩外傳第八卷

詩書古傳卷第二十二 終







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

左氏傳詳見小雅小弁。

如其昧而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

后子與子干齒。

左氏傳昭公元年。

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

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左氏傳定公四年。禮記曰。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中庸篇。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禮記詳見文王。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



禮記表  
記篇

子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亡口過行。滿天下。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經孝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廢幾。不要幸。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時其所也。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晏子春秋

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告子上篇

荀子曰。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此之謂也。彊國篇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也。孫卿迫於亂世。適於嚴刑。上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紂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觀。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荀子卷末。楊倞曰。自為說者已下。咸荀卿弟子之辭。

韓詩外傳曰。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四時不能化也。歛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

備。嚴威務疾而神。競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第五卷

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同上。詳見小雅天保。

韓詩外傳曰。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闕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饑寒



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第六卷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子不令臣交易爲言。是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

與鄭相去數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朽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強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強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



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同上

韓詩外傳曰。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

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訕柔順從。剛強猛毅。與

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

寡。不畏強禦。同上

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同上。詳見

韓詩外傳曰。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

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者。亦為身也。然身

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

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

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第八卷

詩曰。周邦咸喜。我有良翰。又曰。邦國若丕。仲山甫明

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

謂救世矣。韓詩外傳。詳見崧高。毛詩五。作否。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

也。四隣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

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

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

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



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同上第八卷。又見說苑立節篇。荆作邢。其對曰。豈也。韓詩外傳曰。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為下。懦為死。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同上。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為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

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搏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擻。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同上。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韓詩外傳。詳見小雅常棣。春秋繁露曰。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夫之反道



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輶如毛。言其易也。玉英篇

鹽鐵論。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熊羆。服群獸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倡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輕。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故仲山甫補衮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而折衝萬里之外也。險固篇

曹僖氏妻。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禮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帷薄而觀之。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反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為首。若曹有難。子必不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如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飧。加璧其上。公子受飧。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負羈之閭。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欲保其身。而赴其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



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列女傳 仁智傳

列女傳詳見 周南漢廣

董仲舒曰。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

謂也。漢書董仲舒傳

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漢書詳見 小雅卷伯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廢子王生。高寬饒節。而

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撓。曲而不



誦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漢書蓋寬饒傳

陳崇曰。孝哀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求美。造作二統。

公手劾之。以定大綱。建白定陶太后。不宜在乘輿。喔

坐。以明國體。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

畏強圉。公之謂矣。漢書王莽傳。公謂莽。

陳崇曰。開門延士。下及白屋。婁省朝政。綜管衆治。親

見牧守以下。考迹雅素。審知白黑。詩云。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漢書王莽傳。公

謂莽。

王莽策命統睦侯陳崇曰。咨爾崇。夫不用命者。亂之

原也。大姦猾者。賊之本也。鑄偽金錢者。妨寶貨之道

也。驕奢踰制者。兇害之端也。漏泄省中及尚書事者。

機事不密。則害成也。拜爵王庭。謝恩私門者。祿去公

室。政從亡矣。凡此六條。國之綱紀。是用建爾作司命。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圉。帝命帥繇。

統睦于朝。同上

韓奕

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左氏

見邶之綠衣。



江漢

孔子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禮記詳見崧高

韓詩外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鉅鬯。詩曰。釐爾圭瓚。鉅鬯

一卣。

第八卷

春秋繁露曰。春秋之法。凶年不脩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况傷民乎。傷民尚痛之。况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刑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春秋之所善也。竹林篇

武夫潢潢。經營四方。

鹽鐵論詳見小雅六月

餘古效同。天子

常武。千賀而指容器。賦而指容器。而指容器。



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非相篇

又曰。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

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歛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君道篇

又曰。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夫是之謂大化至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

議兵篇



言書古傳 卷第二十三 十一  
韓詩外傳曰。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強。乘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諱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威

強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詩曰。

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第六卷

又曰。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償。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同上。又見新序雜事篇。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與師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同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

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同上第八卷漢書曰。昔書稱蠻夷帥服。詩云。徐方既俶。春秋列潞子之爵。許其慕諸夏也。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顏師古曰。俶古來字。



淮南王安上書曰。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于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

漢書嚴助傳

瞻仰

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况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詒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左氏傳文公六年

善人限國於文。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

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



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  
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  
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  
詩曰。載駟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  
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為  
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  
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  
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政。以被  
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

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  
以蓄怨。與民為讐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  
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  
嬖人嬰子。晏子春秋  
韓詩外傳曰。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  
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繆公困  
於殽。疾據咎犯。趙衰。仆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勾踐困  
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



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  
 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  
 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第六卷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  
 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  
 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  
 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  
 者也。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  
 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  
 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

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  
 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  
 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  
 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蓺冬至必彫。吾亦時  
 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同上  
 谷永曰。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  
 曰。懿厥憇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  
 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  
 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漢書谷永傳  
 陳崇曰。定陶太后欲立僭號。憚彼面刺。幄坐之義。佞



惑之雄。朱博之疇。懲此長宏手劾之事。上下壹心。讒賊交亂。詭辟制度。遂成篡號。斥逐仁賢。誅殘戚屬。而公被胥原之訴。遠去就國。朝政崩壞。綱紀廢弛。危亡之禍。不隧如髮。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賴。公之謂矣。

漢書王莽傳。公謂莽。

召旻

韓詩外傳曰。如歲之旱。莫不漬茂。然天淳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躡鳥視不出閭。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

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漬茂。

第五卷。純按毛詩。莫作草。漬作潰。

又曰。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閹。如雷擊之。如墻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



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為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瘖我饑饉。民卒流亡。

同上第六卷。吳當作是。

又曰。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同上第八卷。

詩書古傳卷二十三 終











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中庸篇

曰烈文

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

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歿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左氏傳襄公二年

年十一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郟田。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瞽胡及公子滅明以大龐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



言書傳  
卷第二十四  
競維人善矣。

左氏傳昭公元年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衛，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左氏傳哀公二十六年

禮記曰：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中庸篇

禮記曰：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

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大學篇

有虞二妃者，帝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傲遊於嫂。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愛象。舜孝愈篤，靡怠。四岳薦於堯，堯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頌道。云舜既嗣位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封象於有庠，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舜陟方，死蒼梧，號重華。二妃死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



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列女傳  
母儀傳

天作

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雋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覺。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

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弗聽。  
國語晉語四



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

王制篇。楊倞曰。結當為蚶。蚌蛤之屬。

又曰。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

以亂。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天論篇韓詩外傳曰。昔者舜甑盆無臆。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麇衣而墊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政有夷之行。子孫保

之。第三卷。純按。毛詩政作岐。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宣王曰。善。說苑君道篇

昊天有成命。而景不心。大難罪。而景不心。而晉羊舌肸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賔禮贈錢。視其上而從之。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

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



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齎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齎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齎。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國語周語下

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禮記詳見大雅澗酌

鹽鐵論文學曰。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矧惟南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未通篇

是以  
脫知字

我將

文公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左氏傳

季文子曰。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左氏傳詳見小雅雨無正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云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左氏傳詳見大雅文王

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



以知鄭志。云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

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左氏傳。詳見鄭之羔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云畏天者保

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孟子詳見大雅皇矣。

韓詩外傳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

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湯問何為而生於此。

伊尹曰。穀之出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

湯曰。奈何。伊尹曰。臣聞妖者。禍之先。祥者。福之先。見

妖而為善。即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湯乃

齋戒靜處。夙興夜寐。弔死問疾。赦過賑窮。七日而穀

亡。妖孽不見。國家其昌。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第三

卷

又曰。昔者周文王之時。蒞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

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有司皆曰。臣聞地

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

出國郊。群臣皆恐。請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對

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

天之道。見妖。是以罰有罪也。我心有罪。故此罰我也。

今又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



昌也。請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遂謹其禮節。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俊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有功。遂與群臣行此。無幾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涖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踐妖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同上。

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同上。詳見大雅桑柔。

春秋敏露曰。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殆此謂也。必仁且知篇

孔光曰。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遣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漢書孔光傳

時邁

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左氏

傳宣公十二年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

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

夏。允王保之。國語周語上

荀子曰。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禮論篇

韓詩外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



謂定論。是王者之德。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第三卷  
又曰。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己。至道是  
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  
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  
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  
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己者。是篤厚  
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有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  
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  
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  
序在位。同上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璜則  
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避席而辭曰。臣聞之。卑  
不謀尊。疎不間親。臣外居者也。不敢當命。文侯曰。先  
生臨事勿讓。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  
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  
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文侯曰。請先生就舍。寡  
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璜曰。今日聞君召先生而  
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之。翟璜愕然作色  
曰。吾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進也。君以鄴為  
憂。吾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中山既拔。無



言書古傳 卷第二十四 十一  
守之。吾進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進趙蒼。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負於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於子之君也。豈比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臣對曰。君不察故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為相也。且子焉得與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祿日千鍾。什一在內。以聘約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師友之。子之所進。皆臣之子。焉得與魏成子比乎。翟璜遂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對於夫子。詩曰。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韓詩外傳 第三卷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趨曰。願君之侔樽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為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



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

詩曰。實若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同上第八卷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照有周。式序在位。

言各稱職也。同上詳見大雅文王。

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淮南子詳見小雅正月。

鹽鐵論文學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

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論菑篇

漢書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

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

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

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

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五行志

執競

荀子曰。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

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磬筦

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

來及。此之謂也。富國篇

韓詩外傳曰。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



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  
脩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強。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  
聚斂以招穀。積財以肥敵。危身亡國之道也。明君不  
蹈也。將脩禮以齊朝。王法以齊官。平正以齊政。然後  
節奏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于下。如是。  
百姓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溢乎海內。  
福祉歸乎王公。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  
福祿來反。第三卷  
又曰。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群也。為  
天下萬物而除其害者。謂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

下往之。謂之王。曰。善養生者。故人尊之。善辯治人者。  
故人安之。善設顯人者。故人親之。善粉飾人者。故人  
樂之。四統者具。天下往之。四統無一。而天下去之。往  
之。謂之王。去之。謂之亡。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  
亡。夫省工商。衆農人。謹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  
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治理。  
是所以辯治之也。決德不定。次量能而授官。賢以之  
為三公。以之為諸侯。次則為大夫。是以粉飾之也。故  
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稱其能。得其意。安樂其事。是  
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則聖人所以



分賢長明貴賤。故道得則澤流群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群生。則下安而和。福歸王公。則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頌聲之所以興也。詩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第五卷大戴禮士於鄉莫不飲。鹽鐵論文學曰。天蓄之證。禎祥之應。猶施與之望報。各以其類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好行惡者。天報以禍。妖菑是也。春秋曰。應是而有天蓄。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純德上休。神祇相貺。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論菑篇

漢書曰。德盛而教尊者。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群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故詩曰。鐘鼓錚錚。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禮樂志劉更生曰。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



穰穰漢書詳見  
雅十月之交

思文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左氏傳成公十六年

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云故頌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國語詳見大雅文王

棄母姜嫄者。邠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

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

求無子。終生子以為不祥。而棄之隘巷。牛馬避而不

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

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嫄以為異。乃收以歸。因

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

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

使棄居稷官。更國邠地。遂封棄於邠。號曰后稷。及堯



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為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列女傳母儀傳

劉更生曰。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醴。釐醴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漢書詳見小雅十月之交

詩書古傳卷第二十四終



